

目 录

周口义和团的一次壮举——出击苑老庄天主教堂	苑明晨 苑乃员(1)
同盟会在周口的革命活动.....	马毅堂(3)
研究捻军起义的珍贵资料——曾国藩、李鸿章给慈禧 太后、同治皇帝的奏疏碑文.....	周口市博物馆(5)
从三通碑文看周口兴衰.....	彭大海(16)
周口清末民初时期的“脚行班”.....	王羹荣 赵名凡(13)
周口巨商大顺恒杂货店.....	周鸿魁(17)
周口性和堂药店.....	魏法德供稿 徐永康整理(21)
周口修表业的萌生和发展.....	肖峻岭(27)
吉鸿昌和他创办的吕潭学校.....	李叔善(29)
方明同志来周视察记.....	侯克贵(32)
韩若雪同志革命生涯片记.....	苑明晨(34)
坚强的革命女战士——樊西曼.....	董铁志 郭基康(40)
李法白先生遗作.....	李法白(48)
淮阳师范同学录序	
淮师四十三届同学录弁言	
周口市南寨区区长方平同志、区员康强同志纪念碑文	
久别的一次谈心——献给法白先生.....	何均地(52)
李典则先生支持周口职工文艺活动片断.....	辛朗轩(55)
张振江率部起义前后.....	马毅堂(59)
监察御史李擢英.....	李名远(64)
清末拔贡李介祺.....	张衡石(68)

白彦章医师·····	何文化(69)
忆马松亭老师 ·····	周口市文化局供稿 马毅堂整理(70)
李玉春事略·····	周口市文化局(72)
周口市回族名老中医述略·····	鲍国贤(74)
周口著名糕点师——黄登全·····	周鸿魁(78)
周口“知止山房”铁笔访友简介·····	胡书梅(81)
关于周口南寨的刘公馆·····	张衡石(83)
久远的历史疑案才得揭晓 ——陈胜故里探实·····	苑明晨(84)
对水灌台来历的管见·····	牛清海(88)
“湖北帮”在周口·····	涂德顺供稿 徐永康整理(98)
修真庵·····	赵嘉树(94)
周口八景·····	李灵淑(90)
周口阻黄水纪事·····	柳 堂(96)
周口旧礼俗记略·····	徐永康(101)
周口体育源流初探·····	李豫川 韩天灵(107)
我所了解的沙风队·····	吴良三供稿 李豫川整理(115)
解放前中小学童子军训练·····	赵名凡(117)
周口唢呐今昔谈——周口民间文艺史话之四·····	公中午(123)
周口的“肘阁会”——周口民间文艺史话之五·····	公中午(127)
古朴清雅的“八音”乐班——周口民间文艺史话之六 ·····	公中午(131)
杀人魔王朱国衡·····	韩若雪(136)
三青团在周口的筹建与活动情况·····	周鸿魁(139)
周口市基督教的传入、发展和演变·····	何文化(141)
周口的一贯道·····	王義荣(148)

周口义和团的一次壮举

——出击苑老庄天主教堂

苑明晨 苑乃员

据周口东苑老庄寨原天主教教友苑乃蓉、苑乃鑫、苑乃文等回忆口述：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正当全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刚刚掀起高潮的时候，周口东郊康湾村义和团的支派首领康振山会同张庙的张振山、吴秦山（当时群众誉称他们为“三架山”）等，率领团众三百多人，头勒红头巾，作为义和团的标记，手持大刀、长矛、梭镖等武器，自周口沿颍河东南而下，意在杀灭周口东南一带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教徒，并捣毁其教堂。因为这一带来中国传教的洋教士和其它地区的洋教士一样，披着宗教的外衣，对农村居民，欺压敲榨，为非作歹，并以医疗疾病的方式，骗取人民的钱财，以伪善的面貌干了不少坏事。农民群众多受其害，无不对其恨入骨髓，特别是主持正义的义和团，更是气忿填膺。所以这次由“三架山”率领的团众，怀着满腔的怒火是专来收拾这些洋坏蛋的。

当团勇的队伍到达水牛庄时，听说这庄的天主教教友苑希尚，也是为虎作伥的天主教的帮凶，遂将其宅院团团包

围，而苑希尚事前闻讯遁逃，团勇们更为愤恨，进宅院搜寻时，捕获了他的四弟和二弟（才新婚十天，由于怒不可遏，当即把他们杀死，还把他的长子（刚满五岁）索性抓住两腿在大门上撞了两下，结束了他的性命。

团勇们袭击水牛庄后，在张振山指挥下，立即向苑老庄寨的天主教堂直奔而来。适有苑老庄寨的天主教教友苑玉兴，一听说义和团前来进攻，便火急飞跑向老教友苑明江通风报信。苑明江立即把急讯传禀天主堂神甫，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急派徒众封锁寨墙的三门（北门、东门、南门），特别是南门，防护最严。并指使教友徒众，用快枪（步枪），将手持刀矛前来进击的团勇，先后打退。这场激烈的战斗，义和团虽稍有牺牲，未得捣毁苑老庄寨天主教堂，却对意大利的洋神甫、洋教士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使他们龟缩在天主堂内，久久不敢出头露面。

同盟会在周口的革命活动

马毅堂

最近特地拜访了同盟会员张鹤年先生。张先生原名张长龄，周口市北寨人，原在周口市交通局工作，现已退休。当我走进张老先生的住室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着的枪刀剑戟，张老先生不愧为周口武林翘楚。他虽已九十三岁高龄，但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颇象七十多岁的人。当我询及当年同盟会在周口的革命活动时，张老先生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不禁令人神往。

据张鹤年先生谈，民国元年，他在医林药室当学徒，医林药室（即中药店）开设在周口北寨人和街路北，一门两柜，兼营水烟，产品以雪丝、杂拌最享声誉，行销全国。刘金德（商水邓城人）、石尚德任医林药室经理。

民国初年，周口的同盟会员有刘飞、冯英（字硕甫）、邢云龙、谢松年（即谢随安，民国三十年代曾任许昌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战争期间阵亡。）张鹤年、黄波望、吴美品、靳常德、窦雅堂、关瑞堂等，以刘飞、冯英、邢云龙为首领。他们经常开会议事的地点有两处：一为医林药室，一为南寨小渡口寨门楼上。

袁世凯篡夺“总统”宝座后，勾结帝国主义，疯狂镇压

革命势力，因而周口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当时反动当局，在周口北寨牲口市设立“三府衙门”，为当地最高统治机关。他们在康湾、朱庄及黄河咀设有三处税卡，对过往商旅及货船巧立名目，重税勒索；闹得商民怨声沸腾。周口同盟会首领刘飞、冯英激于义愤，率领同盟会员及商民百余人，持械至黄河咀税卡，将其机关捣毁，并将其帐簿携去，税卡人员抱头鼠窜，群情振奋，大快人心。

事件发生后，当局震惊，商水县长徐柏堂闻讯，即刻派队前来镇压，遂将捣毁税卡的同盟会员邢云龙、刘仲平等逮捕。不久，邢云龙被枪杀于商水县城，刘仲平被害于周口寨外，反动当局并下令通缉周口其他同盟会员，冯英等人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逃往外地，幸免于难。

周口同盟会员领导的抗税斗争，在强大的压力下虽然失败，但它的影响很大，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税卡人员也不敢那么猖狂了。

研究捻军起义的珍贵资料

——曾国藩、李鸿章给慈禧太后、
同治皇帝的奏疏碑

周口市博物馆

编者按：据有关资料记载，捻军起义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我国北方的农民起义。捻军最初活动于苏鲁豫皖一带，1853年豫皖一带的捻军响应太平军北伐，多次打败清军，成为北方的一支起义劲旅。或在淮北中原一带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或在皖、豫、苏、鲁各省猛攻清军。1864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捻军推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为领袖。1866年分东西两路进军，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河南、湖北等地，不断击破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攻入陕西，经晋南，一度进逼北京，威震清廷。

周口一带虽是捻军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但限于当时条件，所存史料不多，实物资料更少。最近周口市博物馆孙本书同志提供的，以曾国藩、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奏疏刻制的两通碑文，我们认为确是研究捻军起义的珍贵资料。特别对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湖北，屡挫清军，记载甚详。据孙本书同志说，这两通碑，原在周口南岸（现新华街）张家祠堂院内墙上镶嵌，后拆下放在院内，

文物普查时发现，遂移存于周口市博物馆。

现将这两通碑的碑文抄录于下，供大家研究。原碑文并未断句，为了便于阅览，我们特加标点，但未必正确，尚希识者指正。

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恭折跪奏，仰祈

圣鉴事：窃照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剿贼于德安府属之新家闸地方，力战阵亡，业经李鸿章奏奉

上谕：“张树珊着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卹，并加恩予谥，其庐州本籍及立功地方，均着建立专祠。等因，钦此。”嗣据张树珊部下之营官等先后具禀，据称张树珊少负奇气。自咸丰四、五年间，在籍办团，八年秋间，乃始于合肥倡筑堡寨，群贼更番来攻，悉受创去。是时，发逆方张，苗逆继躏，皖北几无寸土安静之地，而独合肥西乡不充伪官，保全无恙，张树珊为之倡也。其平时带练助剿，一赴寿春之急，再解六安之围，迭克来安、无为、潜山、太湖、霍山、三河诸城隘。树珊常为军锋，有未尽入奏者。同治元年，树珊以都司从李鸿章驰赴上海，平定三吴，历次战功，均经李鸿章奏报在案。惟进攻福山之役，尤人所难能。时航海之师抵岸，未及成营，而贼众突奄至，全军被围。树珊依坡结阵，大呼驰下，直捣中坚，拔出被围诸军，身受重伤数处。既克回营，解衣就卧，袖中干血片片坠地，当苦战时负痛而不自知也。四年随臣北征，五年春夏，该军

分防周家口，纪律严明，商民感戴。迨冬间臣驻周家口，闻张树珊殉难之信，市民为之巷哭，纷纷营斋背奠。并请于周家口南寨建立专祠，以酬遗爱。其兄张树声则请撰次行谊，宣付史馆各等情前来。臣查提镇大员殉节疆场，国史例得立传，无须专案陈请，应恳天恩准予周家口为张树珊建立专祠，以慰民思，而褒忠节。理合附片陈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谕训示。谨

奏。

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奉

上谕：“张树珊着准其周家口建立专祠，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同治六年十月初六日

钦差大臣、太子少保、两湖总督、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
恭折跪

奏，仰祈

圣鉴事：窃前催各军入鄂会剿，业经驰报在案。兹据凉州镇总兵周盛波等驰禀，十二月二十日与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奉湖北抚臣曾国荃函饬，赴云梦县拦截，张树珊亦同抵应城。二十一日黎明，又接曾国荃函称：捻股全窜近德安，距城三十里。张树珊与盛军东西分进，相隔约二十里。是日午后至德安之王家湾，适任、赖、牛、李大股踵至，约数万。张树珊以游击日久，虽屡挫敌氛，恨未扑灭。此次猝与贼遇，带队速进五、六里之新

家闸，见贼屯扎场河东岸，绵亘十余里。分所部六营左右夹击，自督副营居中，马队四面游护。我军一拥而进，枪炮如雨，冲扑过河。贼死无数，纷纷溃败。张树珊督队直追，冀得痛剿。不意该逆大队分路回抄，我军力单，前后队被贼冲隔，均在重围。贼骑愈裹愈多。各营冲突十余次，出而复入。一面扎营复相搏击，贼始败退，时已三更。各营官不见统领。寻至河边，始获张树珊尸身。据逃回亲兵云：“当贼回犯时，该镇督副营亲兵苦战，屡陷贼阵，被围核心，昏夜莫辨。及至亲兵二百余人伤亡将尽，张树珊犹大呼冲突，手刃数贼，力尽坠马，为贼所害。此张树珊力战阵亡，先胜后挫之情形也。臣查右江镇总兵张树珊，自咸丰四年随臣在皖北带勇，血性忠笃，治军精强。嗣随剿江浙，所向有功，历克名城。该军向止树字六营，与其兄直隶臬司张树声会统，其兄以谋胜，而弟以勇胜。四年春，张树声赴徐州道任，遂令张树珊专领其众，曾又为添募步勇二营，马队一营，转战豫东各省，屡获大捷。每以兄弟受

国厚恩，奋勉报效，临敌勇敢，取下有恩，实有古名将之风。该部在淮军中人数最少。去冬张树珊过徐，求添马队三千誓图灭贼，臣以缺饷未允，窃自愧恨！此次援鄂，臣早虑其打仗过猛，寡不敌众，迭经批檄，令与周盛波合进一路，以厚兵力。詎仓卒遇贼，与盛军隔河并战，互救不及，卒未败而身亡，追念忠勋，痛悼曷已。

应请

旨敕 部将遇缺题奏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卹，准予庠州本籍及立功地方建立专祠，以彰忠节。其随同力战阵亡之副将刘登朝、郭有

容、都司马寿文、同知衔升用县李辉麟、都司衔守备黄翰，均请照原衔从优议卹，并附祀张树珊专祠。除饬各军赴豫相机协力堵剿外，所有构军在德安接仗情形，恭合附片缕呈，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谨

奏。

折津牛嘉麟敬书

同治六年十月六日

从三通碑文看周口兴衰

彭大海

周口地处水陆交会之乡，沃野千里之地，财货堆积之藪，万商云集之区。康乾盛世，周口商务盛极一时，仅在面积不到六平方公里的市区里，人口密达二十万之多。十四省外商竞相来此经营，建造同乡会馆。其中，以山陕商居多，因而南北两岸均建有山陕会馆，唯河北关帝庙最为宏伟，位居豫省同类庙宇之冠。据现存碑文记载：“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秋中，问仁以耳病致仕，濒行业商，宛邱乡友窦天育等属为重修。忠义神武灵佑大帝关圣庙记”。按周口河北旧有山陕会馆中记：“大帝创自康熙三十二年，五十二年傍建河伯、炎帝二殿，丁酉年建药王殿并东廊房，壬寅年建财神殿并西廊房及禅院僧舍；雍正九年重修大殿，建香亭，十三年建舞楼、山门；乾隆八年建老君殿，十五年建钟鼓楼，三十年建马王、酒神、瘟神殿及石牌坊、马亭、戏房。此皆前人创建尽善，庙宇巍峨可观。但历年久远，风雨飘圯，倾颓者多。四十六年山陕商贾各捐囊资，慨然乐输于是，窦天育督工重修香亭、钟鼓楼、药王、瘟神殿及马亭、舞楼、照壁、僧室、戏房，并彩画诸殿两廊，铺砌内外庙院，至四十八年大功告竣，基宇犹是也……”从康熙到乾隆，在周口的山陕商贾若非拥有百万巨资，建这等富丽堂皇的崇阁群宇，是断然难成的。此等壮举，足以反映了这一时期周口商业繁荣兴旺

的盛况。

另据道光十八年冬月（公元1838年11月）重修河北关帝庙碑文记载：周口为陈之巨镇，陈为伏羲故都。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商店165家。以八大董事为代表的董合盛、李源发、李玉成、王恒吉、路成盛、刘兴盛、牛公盛、李玉盛，各捐银646.44两。双兴醋坊10两。行店：杂货行189家，捐银396.83两；麻行（马镇兴等）21家，捐银187.58两；油行（彭和兴等）16家，捐银284.11两；丝行（新义号等）9家，捐银202.75两；布行（通兴顺等）13家，捐银139.34两；京货行（兴盛通等）15家，捐银47.09两；西烟行（万泰正等）14家，捐银90.42两；白米行（和合号等）13家，捐银71.74两；果行（绍兴号等）12家，捐银89.5两；山货行（同心公等）11家，捐银66.21两；骡行（万来店等）7家，捐银1.87两；鱼米行（合盛文等）3家，捐银34.2两；竹木行（复兴聚等）3家，捐银7.09两；药材行（永积善）1家，捐银2.23两；皮行（德盛号）2家，捐银10.53两。足见当时行业之繁，店铺之密，客商之多，资金之厚。仅就道光年间重修关帝庙的一通碑文来看，周口商业仍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道光至光绪年间，几经水火大灾，商业渐趋衰退，宣统元年，京汉、陇海铁路通车，航运渐失所资，货物多改集火车运载，商业顿趋萧条。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清王朝，建立了新的政体，民族工商业暂时得到发展，周口商务曾一度再兴。

再据民国二年创办粮业会馆碑文记载：“周口粮坊林立，自乾、嘉、道、咸以来，历三百年如一日。迨至宣统元

年，铁路遍开，时局顿变，粮坊一行，大受影响，不得已，方君如芝、张君西庚、胡君裕升、甘君群江、胡君裕祥、王君应庚、杨君芝田、王君砚田、胡君裕敏、康君应举、马君书斌、周君庆祥、郭君尚贤、赵君庭和、刘君文峰，暨永和坊、鸣兴坊、裕兴坊、荣兴坊、公顺坊、双兴坊、天德坊、义顺坊、三合坊、协兴坊、裕丰坊、泰兴坊、成兴坊等公，心伤时艰，重组粮业会。”此后，市面为之振兴，生意亦见昌盛。粮食交易成为大宗，淮阳、商水、西华、项城、扶沟、太康及南五县农产品，均集周镇，车水马龙，充斥巷道。大型行庄28处，粮坊80余家，年成交量二亿斤以上。

民国十三年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匪祸频仍，周口人民饱经风霜，灾难重重。杆匪曾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民国十五年八月、民国十六年五月和民国十八年六月，先后四次犯陷周口，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百业重受打击。尔后，“水、旱、蝗、汤”四害又给周口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害。特别是1944年6月，日军侵占周口后，扒开沙河堤，洪水横溢，沙河南岸一片汪洋，使全市人民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损失，周口商业每况愈下。

周口清末民初时期的 “脚行班”

王秉荣 赵名凡

“脚行”顾名思义是卖力气吃饭受雇于人的行当。干这一行的人，在旧社会虽然还没被排进“下九流”，但因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极苦，没有文化，所以往往被人瞧不起，视之为“粗人”，与现在的搬运工人相比，做的同是一种工作，都是社会上绝不可缺少的重要劳动分工，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毫无差别，但由于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无论在社会地位、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显现了天壤的区别，前者完全属于“受制于人”的人，后者却是国家的主人，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周口出现“脚行”这个行业，可以追溯到清朝前期，距今大约三百四十年以前，公元一千六百年以后。当时由于没火车、汽车，运输主要靠船只和人推马拉的木轮车。周口地处豫东平原，河道纵横，陆路四通八达，水陆交通都极为便利，所以自明初形成墟集之后，到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市场已相当繁荣，六行八道相继发展起来，而且贸易兴旺发达，由于大批出口进口的物资都需要搬运，于是“脚行”这个行业就应时而生。

开始，他多系单干，也有的二、三人合夥搞小量运输，后来因陆陈行业的业务迅速发展，每天有大批粮食需要搬运，比如行店代客从各街粮坊购买的粮食需要集中，须有人搬运，上房、出仓、装船、卸船也需要大批的搬运工人，这样以来，原来单干的搬运工人已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他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搞集体的责任搬运，这种组织当时便被称之为“脚行班”。

“脚行班”的组织很简单，每班凡有管事的一人，俗称“老总”，脚行头一人，其余全是工人。“老总”的任务是：一、负责与行店联系搬运任务，结算运费，分配工资；二、处理搬运中出现的问题，如发现搬运中有漏包、烂包撒漏粮食，有权责成工人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损失过大时，要承担赔偿责任；三、接受和分派“皇差”（为官方提供的差役），如运送军粮、从船上卸军米、往县衙送公事或者县官来周口时，派人为县官抬轿，鸣锣等，对于派出的公差，老总要负责向服差役者提供生活费用；四、负责协调班际之间的关系，解决纠纷。“脚行头”的任务是接受搬运任务，按照行店要求往各路派活，并亲自带领和参加本班运输，解决搬运途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清末民初周口鼎盛时期，单以搬运粮食为主的脚行班就有七、八个，工人近千名，这些脚行班大都聚集在粮行、粮坊集中的街道，并都和大陆陈行店挂了钩，各班都有自己的店主，每天按照店方的要求去完成本班的搬运任务，互不干扰，互不侵犯。遇有搬运任务过大，本班单独不易完成时，班与班之间可以互相支援，支援者同样拿到应得的报酬。各个班子的人员多少，大小不一，其分布情况与服务单位是这样的：南岸五个，一班（习惯上又叫头班）有工人二百多

名，他们的服务单位有聚兴店（现文化街路南市麻纺厂家属院）、大通店（现文化街路北市公安局拘留所）；二班有工人一百五十多人，服务单位是三泰店（山货街—老东方红大街路东）、德丰店（北新街路东）；三班有工人五十多名，服务单位是义合店（河南老街）、同义店（河南顺河街）；四班有工人百余名，服务单位是胡家集各粮坊；五班有工人百余名，服务单位是天成店（北新街路西）。河北果子街、马路口还各有一个班子，共有工人一百五十名，专为河北的行店、粮坊运输。

清末民初期间，周口有大型行店二十多家，粮坊一百多家，都是专为买卖粮食的客商服务的。坊子里的粮食一经行店收购，就得由脚行班工人用红车子集中到栈房，每逢麦秋后的成交旺季，脚行班工人更是辛苦忙碌，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每天一大早就赶到习惯的集中地点挨班，等着派活儿，活儿一派下来，马上就投入劳动，连一顿应时饭也顾不上吃，家人送饭需南北沿途寻找，哪里碰上就在那里路边上吃。装卸粮盐船时，两人抬着几百斤重的包从河堤上、码头上一趟一趟地抬上抬下，从压弯了的桥板上沿来沿去。烈日炎炎的夏天，皮肤晒得黝黑发亮，寒风刺骨的隆冬，干起活来也经常累得袒怀露胸，大汗淋漓。因为他们知道，一天不干，全家妻儿老小就得忍饥，就得饿着肚子苦熬一天。

当时搬运的最笨重的货物，除了粮食之外还有食盐。盐由“官商”经营，所以也叫“官盐”。“官盐”全由水路运来，每来一次盐船都有二、三十只，领头的船上插着红旗，敲着铜锣，不停地吆喝着：“盐船来了，两边让开！”这样喊的目的，一是叫密集的船只让路，二是也顺便通知了脚行班作好卸盐准备。西新集有一个班子，专管卸盐，听到盐船来